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七十七回 阻好事虎悵作姦 下丹藥廚房覓便

話說金大人到書房中見了張三，問了一番情節，就答應代他遞奏折。張三□分歡喜，正要告辭出去，報給濟公知道，焉知裡面忽然走出一個人來，大叫：「大人不可答應他。」張三吃了一驚，忙抬頭一看，只見那人年約三□開外，細白麻臉，頰下還沒鬚鬚，頭戴烏緞員外巾，身穿三藍團花員外氈，裡村月白領袖，腳蹬粉底靴鞋，兩道短眉，鼠目鼠耳，尖鼻大口，一望而知為是個奸獪之輩。他走至大人身旁一站，對大人道：「方才大人問他的說話我都知道，這件事情風火太大，大人擔不了。大人給張欽差素沒交情，不給他代遞也不要緊，何必代人受過？」原來這人姓吳名悅士，是杭州人，也做過一任小官兒，他雖是讀書人，而天生就的貪狼狡獪，專一要錢。上司恨他，就把他參了一本，立時革職，只好回轉家鄉閒住。金大人從外任調做京官，他知道金大人脾氣，專一歡喜賄賂，與自己的性情很對，就挽他去鑽營著一個幕府之位，在他府中動動筆墨。他自從進了府中，就隨時隨事拍主人的馬屁，幫著金大人敲竹槓，詐騙官民錢財，前後何止數□萬金！所以金大人很歡喜他的，說話無有不聽他的，計較無有不從他的。到此田地，就裝模作勢，狐假虎威，專一嚇制欺騙，人家送給他綽號，叫做「虎悵」，是說他為虎作悵，吞吃百姓的意思。他聽了這個綽號，非但不以為恥，倒反以為榮。每天早上到府，晚上回家，到了府中，就幫金大人設法弄金銀；到了家中，就自己詐騙錢財，三年以來，他自己倒也弄的不少。這天正在府中辦筆墨，聽得外面呼喝聲，知道主人又在坐堂審案，就慢慢兒踱出來。在二堂背後一瞧，見大人正在怒氣勃勃，手拔令箭，要把張三推出斬首。他瞧張三是個家人打扮，並不是平民裝束，心中詫異道：這人是別地方差來的家人，怎麼大人就要把他斬首？待我聽著，到底為著什麼緣故。就立在暖閣之後，側了耳朵聽著。所以何敬卿跪上去求情，及張三不肯跪下的情形，他都聽了仔細。後來聽得散堂聲，他料定大人必回書房，就一回身，撒腿先跑，跑到書房聽著。果然大人隨後進來，張三、何敬卿也到了，就聽大人問張三細情。他在裡面想：這件事攸關張欽差功名出入的，若要他二三萬金的賄賂，他要顧著自己前程，不怕不應允。心中頓時歡喜不勝，自言自語道：大人發得這注大財，我也好從旁與聞與聞，得些兒小數。不料正在歡喜之際，只聽出口就答應，竟一個錢不要。他一著急，就忍耐不住，一聲咳嗽，出到外面，開口就說事情重大，暗暗打動大人的心，叫他不得賄賂，不可答應的意思。

大人一想：你出來的太晚了，我業已答應他。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再要翻悔他，那裡過得去？就說道：「我原知道這事風火太大，不容易辦理。無奈張大人是我同寅，都是國家大臣，我逆不過他的情面，只好答應他，給他出一番大力。你有什麼好意思？」吳悅士道：「吾的意思，這件不好辦，大人不可輕意答應。」金大人道：「我已經答應他了，如何再好翻悔？」吳悅士哈哈笑道：「大人太聖賢了。你又不是吃張欽差飯，受張欽差恩的，好辦的事，不答應也好辦；不好辦的事，答應了也不能辦，這有什麼要緊？我看此刻先叫他退出去靜候消息，待我們會議定當再說。如若好辦，就給他辦；如若不能辦，只好回絕他，叫他別尋道路。」說罷，回頭又對張三道：「你主人只知道我們大人聖眷隆重，事事好辦，不知事情也有輕重的。輕的事自然好辦，這樣重大事件，我們大人也擔不了的。你先出去罷，待吾們給大人議妥了，再來咨照你罷。」

張三一想：這人不可惡，他從中阻止，叫我有什麼法兒？只好出去給濟公商量再說罷。於是就說道：「這位師爺的主見也不差的，小人出去靜候消息罷。」於是告辭大人，抽身出外。此時早氣壞了何敬卿，上前說道：「大人是國家大臣，以信義為主，既已答應他，那裡還好翻悔！」吳悅士道：「你是武人，那裡知道其中利害，快出去罷。這事有我們幕府中人給大人出主意，不必你來混賬，你去管你自己的職司罷。」金大人道：「不差，何師爺雖然忠心為我，到底你是個武人，不知其中緣故的，你請出去罷。」何敬卿既被他搶白，又被大人說他不知事情，催他出去，心中氣的話說不出，只好走出來尋張三。走到門房不見，問門上的人，說已經去了；趕到外面，只見張三正同一個窮和尚在路邊說話他。就問道：「張大哥，你同和尚是朋友嗎？」張三正要回答，濟公先說道：「我和尚的朋友都是大富大貴的人，這般小人，我那裡要認識他！」何敬卿道：「你不要認識，怎麼在這裡同他說話？」濟公道：「不是我要同他說話，是他知道我有法術，要求我給他挽回一件大事，許我酬謝三千兩，我正盤問他情由。」何敬卿道：「和尚真會法術的嗎？」濟公道：「會。」何敬卿道：「和尚你莫要誇大口騙我。你若真會法術，東也酬謝你，西也酬謝你；你早富了，何至弄到如此困地，連衣帽都穿的如此破爛？」濟公笑道：「你瞧不起我的衣帽嗎？我這身衣帽，你們就是出了百萬銀兩也買不到，你莫要瞧不起他。」何敬卿也笑道：「有什麼好處呀？」濟公念道：「我這衣裳，冬暖夏涼；我這僧帽，名為聚寶；我這草鞋，踏破天涯。」何敬卿聽了笑道：「據你道來，你身上的東西都是寶貝了？」濟公道：「非但是寶貝，而且是古今稀罕的大寶貝。你如不信，我就試給你瞧瞧。」何敬卿道：「好，你試給我瞧瞧罷。如若真是寶貝，我情願做你弟子。」

濟公就把頭上僧帽摘下，往上一丟，直到九霄雲裡。何敬卿抬頭一望，只見那個帽頓時大得遮蔽天，四面放出光華，如萬道金光，盤旋空際。霎時，嚇的何敬卿倒身下拜道：「聖僧，我有眼不識，多有冒犯。從今願收為弟子，削髮為僧，跟你老人家雲遊四海，學那長生不老之術。」濟公用手挽扶道：「起來起來，我瞧你相貌，還有二□年官運，此刻還不是做和尚的時候。你如若真心要做我弟子，我過了二□年後來收你回廟，給你披剃，現在不必提他。」何敬卿道：「我給人家保鏢吃飯，那裡就會做官呢？這是聖僧不肯收留我，把假話來騙我。我今天得碰見你老人家，也算三生有幸，那裡還肯放馬步行？務求聖僧念我誠心，慈悲慈悲罷。」濟公道：「我從來沒有哄騙人家。我算定我命中應有六個徒弟，現在已收五個，還缺一個，就是你。只是現在還不到時候，須等二□年後，你莫要著急，去辦你的職司罷。我要給張大哥商量這件大事，待辦成了，好取他酬謝，回去修廟娶妻。」何敬卿道：「聖僧又來了，你是出家人，如何好娶妻？」濟公笑道：「我收了有妻子的做徒弟，怎麼自己不好娶個妻來玩玩？」何敬卿是個誠實人，不知濟公同他打哈哈，他就分辯道：「我沒出家時有妻子，一跟師父去做了和尚，自然把妻子丟在家中，不去理他了。」濟公撲哧一笑道：「誰怪你帶妻做和尚？我是同你玩玩而已。」張三在旁道：「何師爺，你的事總好辦的，不必現在先著急。我的事關係主人功名要緊，給師傅商量，你莫要纏擾我們罷。」

濟公道：「你也不需著急，你的事我都知道，方才大人答應，橫被一個吳悅士出來阻止的是不是？」張三未及回答，何敬卿先說道：「不差不差，真是聖僧，真令人佩服。」濟公道：「這件事不要緊，有我在，包你成功。」又回頭對何敬卿道：「你要我做弟子，你先給我辦件事。」何敬卿道：「好，無論什麼事，只要我做的到，沒有不肯的。」濟公道：「你要辦這事，須要秘密，不可被人家知道。」說罷，從身邊掏出一丸藥來，附著何敬卿耳說了幾句，敬卿連聲道：「是是。」濟公就把丸藥遞給何敬卿，敬卿就納於衣袋中，濟公用手往東一指道：「我們就在前面酒舖中等你，你辦完了事就來喝酒。」何敬卿點頭應諾，回身走進金大人府中。到門房中一瞧，一個人也沒有，他是進出慣的，沒有人攔阻他，一直進去，逕到廚房中。其時天色傍晚，廚房中正在做菜，向來金大人吃的酒菜最上等，另外爐灶做的。他走進廚房就給廚人搭訕著道：「今天你們做些兒什麼好菜孝敬大人？」那些廚子向來給何敬卿要好的，就答道：「也沒有什麼好菜，不過是些應時東西罷了。」何敬卿此時已到做菜的鍋子旁邊，用手揭開蓋兒一瞧，說道：「這鍋子裡做的是什麼菜？」正要把藥丸丟下，不料那廚子已走過這邊來了，他防他瞧見，不敢丟了。又走到那個鍋子邊，想要動手，這邊個廚子又走過來，又不好動手，心中焦急道：菜一做好，就要開飯的，此刻不能動手，就沒有動手的時候了。正在徬徨無計，忽然外面大嚷：「救火！救火！」一時人聲鼎沸。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